

责任编辑:吴南瑶

清明,万物生长此时且皆洁齐,江南春馐妙物当属刀鱼。但取明前刀鱼与米于木饭桶内同蒸,柴火炊最妙,成品以黑釉陶碗盛放,竹筷、油焖春笋一碟,取3月中后所长竹笋,笋尖为佳。明前金坛雀舌一杯,八十五摄氏度水,中投法泡,入水晶玻璃长杯。鱼、茶、饭、笋均性略寒,故佐饭烫黄酒一角,太雕为上,加姜丝,以影青瓷小盏盛放。截竹为瓶,一支带露桃花,可以用作桌上清供,足以春色。不必有音乐,窗前春光便足,此饭当是明前最佳午餐之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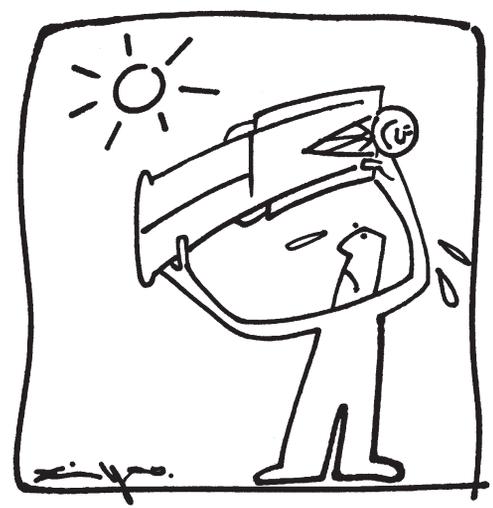
没有也无妨的刀鱼

不够鲜美,却也能在食肆充数,价格不菲。回想当年鱼宴,从白虾、白水鱼、红白汤河豚到刀鱼,层层递进,真是碗碗盛放,竹筷、油焖春笋一碟,取3月中后所长竹笋,笋尖为佳。明前金坛雀舌一杯,八十五摄氏度水,中投法泡,入水晶玻璃长杯。鱼、茶、饭、笋均性略寒,故佐饭烫黄酒一角,太雕为上,加姜丝,以影青瓷小盏盛放。截竹为瓶,一支带露桃花,可以用作桌上清供,足以春色。不必有音乐,窗前春光便足,此饭当是明前最佳午餐之选。

俞挺

“春潮迷雾出刀鱼”,长江三鲜之一的刀鱼是长江当春最早的鲜鱼,按其洄游路线,以长江靖江段刀鱼最为鲜美,芒刺软如绵,号靖江刀或者江阴刀。不过刀鱼日贵,长江各路段各种捕捞拦截,到了靖江已是稀罕中的稀罕物事了。加上水利工程建设引起的长江下游水量不足、海水回潮,污水排放和乱扔垃圾造成的水质污染,江刀日益稀少。所以如今市面上多以海刀为主,间杂湖刀、河刀,骨刺粗大,肉质

肉,满颊生鲜,一般人等多半还没尝到鲜,被刺就扎到了。刀鱼料理展现了江南饮食的特点,烹调讲究时令治馐,手法极简。食客闲适笃定不畏骨刺。所以我认为刀鱼只得清蒸一途,什么油煎红烧都是暴殄天物天物。蒸鱼火候不能用猪油,约莫10分钟即可上桌。曾经听闻有人加鸡汤、香菇、虾子、笋片同蒸,简直多余,一副暴发户做派。现在有些店家讲究,会用特制的筷子和竹刀,



郑辛遥 朋友像钱币有真有假,识别却难上加难。

把刀鱼的鱼头跟鱼骨完整地取出。拿去做“椒盐鱼骨”,椒盐鱼骨在刀鱼之后吃,一嘴油喇,败兴,刀鱼失去脊骨,其实已经散作碎肉,更是败兴。江南饮食之美在艰险中求,鱼虾螺蛳蟹,皆是如此,一旦假手厨师和服务员摆弄,其味顿失,和一个懒人,谈不上江南美食的。外公最爱刀鱼面,每年清明当季必定去老半斋吃一碗(全年只供应半月)。刀鱼面,其实是刀鱼汁面,阳春面而已,并无

刀鱼浇头,做法是把刀鱼去鳞、腮,掏出肠洗净沥干后切成块,烧热锅放熟猪油随后把刀鱼入锅炒干成鱼松状时取出,装入布袋扎紧口仍投入锅中,加鸡肉、猪骨、淋入绍酒,加冷鲜汤,用旺火烧开后改小火煮烂。待鱼肉全部溶化,汤稠液呈白色时滤去骨刺,精华鲜汤回锅加精盐、绍酒,各味料适量,烧开后用湿淀粉勾芡即成刀鱼汁。用这种汁做面汤即成刀鱼面。在外公和母亲的回忆中,那碗刀鱼面就是传奇。

九年前,我突然心血来潮,特地清明前去一试,颇为失望,大约刀鱼日益昂贵,如今的刀鱼面估计无法以老法做成,斯物不存,我废然罢筷,之后就不再去了。但不甘心传说之死,又去试了虹桥的兰桂坊面馆的刀鱼面,面上还真有刀鱼肉浇头,却不觉得惊喜。外公的刀鱼面是极简主义饮食的展现,汤头的复杂工艺都浓缩成一碗浓郁的刀鱼汁呈现,毫不炫耀但内容十足,所以

我不禁联想到了美国波音飞机的做法。波音生产飞机的历史久,种类多,所用的配件也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上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生产的飞机,目前虽然已经停产了,但波音仍然保证这些飞机的配件在继续生产和供应,一旦用户需要配件,立即就能通过全球的网络提供给客户。

虽然产品规模、领域不同,但道理是共同的。而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在与厂家的博弈中,始终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看来我们的消费者保护组织和机构在制定相应的法规时,是不是也要给厂家上一道“紧箍咒”,就是在产品合理的使用寿命周期里,必须要保证配件的正常生产和供应,不能对配件随意、任性地说停就停。

认识普莱斯纳

王世逸

心灵的净化”,“应该用音乐来表现它,而且必须这样做”。于是作曲家经历了漫长的创作过程,直到2013年11月才在伦敦完成首演。整个作品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通过大提琴独奏、乐团协奏、女低音、男童女高音以及诗朗诵等各种形式来述说在战争的背景下家庭经历和忍受着的苦难,虽然有各环节关于“梦想”的曲子和诗朗诵,但依然无法抵御如排山倒海般涌来的哀伤与哀叹。作曲家曾说这部作品的第二部分是特别为丽莎·杰拉德所创作的,她是一位极富灵活性和特色的女低音,清亮的女高音一直在普莱斯特的作品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这部作品却是一个例外。

加一些刀鱼碎肉,纯粹多余。当下饮食界,力气花在表面功夫上甚多,剥去这些点缀,常常乏善可陈。食客也迷惑于表面功夫,只求其名,不求其实,倒也相安无事。刀鱼清明之后,鱼刺粗大,便不好吃了,这清明前短暂的两周刀鱼季,仿佛人生经验,如不珍重,便稍稍即逝,如不怜惜,便终有一日无影踪,不再来。这几年,我很少吃刀鱼,一来难得,二来觉得都是我们这类好食之徒日益不节制,导致刀鱼捕捞巨大而日益稀少。当代饮食之道,应该讲究恰到好处。过犹不及,所以不强求,没有也无妨,因为刀鱼之味已在心中无法忘记。

元宵灯谜 俞涌 无他,唯手熟耳 (四字商品用语) 昨日谜面:真心相会意中人(字一) 谜底:春

开场的“祈祷词”以及第二段“自深渊”均是由大提琴和乐队进行委婉哀伤的吟唱,如泣如诉、连绵不断,并伴着悲切阴郁的合唱,没有歌词只有叹词让人听得鸡皮疙瘩起了一阵又一阵。女低音是从第三段“挽歌”开始的,一席上衣、气质高雅的杰拉德就如同圣母一般悼念着过去的亡灵,中低音区丰满而宽广,高超的下滑音的技巧让听众有种百般转折的感觉,忧怨的情绪一再被带到崩溃的边缘。紧接着是三首诗朗诵《梦》、《黑暗时刻》和《冰冷的平民窟》,其中前两首诗在朗诵后由男童女高音所吟唱出,最后一首《墓志铭》又重新回到了杰拉德和乐团的配合,将整个上半场推向了高潮。

第二部分“此时此地”是普莱斯特的生活境遇的体验和反思,记录那些令作曲家着迷的事物以及居住的世界,整个音乐随着竖琴、钢琴和木管的加入而变得丰富和悠扬,一扫上半场阴郁的气氛,三首特地为杰拉德创作的歌曲《乌托邦》、《净化》和《此时此地》给予了女低音更为自由的发挥空间。可以说这是一场非常特别的音乐会,带有强烈的普莱斯特音乐的特点,我一边在音乐的引领下进入普莱斯特所希望营造出的气氛,一边试想着,如果基氏健在,会用怎样的画面来描绘出这样的场景?

一直不喜欢无梦的睡眠,因为睡过去的那几个钟头,没有任何感知,如患了间歇性失忆症,又仿佛虚度了一段生命,醒来会有多失落,多遗憾?

没有梦的睡眠使我恐慌,是因一段又一段时间在大脑中莫名荒废;是因认知了生命的短暂,而不甘在有生之年的任何一分钟失去对声色的感知;哪怕睡着了,也要用梦来填充那些不能自控的时光,即便多半时候,梦是无意义的。至今记得小学五年级时经历的那场我并不记得的地震——我想,这是我需要的,并且能够相对清楚地表达我内心那种无以表达的恐惧的句式。

地震发生在半夜,震级不大,少年总是贪睡,于是错过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母亲说:昨夜地震了。

我睁着无辜的眼睛努力回忆,可是有关昨夜,脑中一片空白。与此同时,身上传过一阵颤栗,十三岁的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倘若这是一次震级强到足以致命的地震,那么也许,我已经在无知觉的睡眠中死去。又或者,当我被钻心的疼痛和困难的呼吸逼醒时,我发现,我正身处一片漆黑的死寂,也许是被埋在了数米以下的地底,或者被一块沉重到人力无法搬动的水泥板紧压压迫,然后在无能为力的恐惧中慢慢死去……那是比死亡更为可怕的绝境。也许,我该为没被震醒而庆幸,倘或是死,也会死得没有痛苦吧?然而彼时,幼小的我却忽然为自己的贪睡感到更为剧烈的恐惧。

此刻,我却有些不理解那个十三岁儿童奇异的想法。为什么我宁愿让自己身陷整个世界摇摇欲坠的恐慌时刻,抑或耳畔响彻着哭喊声和求救声,也不愿意在没有痛苦的沉眠中永不醒来?

几年前,参加一次笔会,文友给大家

生而有梦

薛舒

做一道心理测试:当你独自在原始森林探险时迷路了,食物和水也已消耗殆尽,你已体力不支,你必须抛弃身上所带的物品,只允许留下一件。那么,以下物品,你会留下什么?地图、雨伞、存折、相机、书。

选择地图的人最多,理由当然是对生存的渴望。也有人选择雨伞,因为在险境中,雨伞可以充当自救工具。有一位女孩选择了书,她说,反正要死了,读着自己喜欢的书,慢慢等死吧。自然,没有人选择存折,在原始森林里,存折是废纸。而我,选择了相机。既然是死,就把生命最后时刻的经历拍摄下来,然后把相机挂在脖子上死去,也许多年以后有人走进原始森林,发现相机里记录的一切,人们就会读到一部非虚构剧历险剧……

大家哄笑起来,有人问:生死紧要关头,你还有兴致拍照片?我回答:此为“绝望”,而非“兴致”。

是的,那是成年的我做出的选择,我想象着记录过程结束之后的景象,我看到人们翻阅着一部叫做《死亡》的相册,那部相册里的主人公,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作者已经用想象经历了自己的创作在未来引发的轰动和延伸话题,所以,她未卜先知地选择了相机。

当然,以上皆是我的胡言,而非心理测试答案。然而,确乎是我对自我的认识,生命就是一场又一场梦,那些白昼的梦、黑甜的梦、肌肤的梦、灵魂的梦、当下的梦,以及未来的梦,即便在漆黑的死寂中,依然持续设置着的梦,组合成了我的人生,如此而已。

终于明白,为什么不喜欢无梦的睡眠。生命有限,梦却没有时空边界,那些碎片般的梦也许毫无意义,但我依然愿意在每一分钟充分地造梦,不荒废哪怕是睡眠中的时间。

走,红毯!

甘鹏

蒙慈善夜活动主办方邀请,走了一次红毯。当然和电影节颁奖典礼的红毯不能比。但也觉得挺好玩。国人对红毯多少有点误区,认为只有名人可以走。其实国外主流的做法是:收到红毯邀请卡的都可以上去。这也就是为什么每次看到明星在戛纳、威尼斯电影节甚至奥斯卡红毯上拍照,环境总是乱糟糟的缘故。我们这些普通人,走走当作好玩,没有明星们“摄影师拍他(她)不拍我”的担忧。总之好玩。

但是,我答应之后就有点后悔。不是怯场,是嫌麻烦。邀请函上说明要穿正装。但是究竟多正式,也没有特别的规定。那么只要不穿跑鞋牛仔裤,穿好西装皮鞋就能入场。可是如果是要去走几步红毯,领结或是领带就不能少了。既然穿齐了行头,发型也是要做的,就是麻烦。

贴心的朋友为我安排了摄影师拍照。现场照片很快就给我了。留影时也看到穿着摩登华丽的贵妇名媛,却是以使唤的口气叫摄影师:“摄影师呢?拍我!拍我!”她们这种华贵到让人耀目的打扮,平时看到一个,是会弹眼落睛的。但是十个二十个三十个,这天晚上是数百名名媛贵妇到场。钻戒珠宝满场飞,一堆皮草礼服晃瞎眼。倒很期待看到谁不拘一格小清新一把,就当洗洗眼睛。

歌手黄龄受邀来现场表演。因为一席一位都是对应好人名,经纪人居然被隔离在了会场外。于是她颇有点拘束,因为我知道按照黄龄的个性,是不喜欢陌生且带着社交性场合的。这种情况下,她几乎会不说话。和她平时的“魅惑歌姬”的舞台形象很是反差。她至今和父母还有家里的两只小狗住在一起,是个上海乖小囡。

胡兵出现的时候现场大乱。因为他最近红了一把。参加日本综艺节目录影,胡兵狠狠地“炫富”,秀出豪宅与珠宝加上各种名牌服饰,被日本媒体估价为亿元身家。网上争议声浪大,胡兵写了篇微博回应:我是做时尚的,这些都是我二十年来工作的积累,和一般的“炫富”不同。他的话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心声,个人的价值得到重视和尊重,时代不同了。

就像这天活动举办地所在的酒店。旧上海时这里是上海总会,又称皇家总会,上海俱乐部。是租界时代的高级社交场所。后来这里一度开作东风饭店。对于很多上海人来说难忘的记忆是,某洋快餐店上海第一家店就开了在这里,一度门庭若市。如今说起来像是笑话,还有人在洋快餐店里办婚礼呢。如今,这里又切换了奢华酒店的面貌。社交酒会再度兴起,红毯上走过各式各样的人。时代在流转,故事在继续,衣香鬓影某一夜,只是光阴长卷里浅淡一页。

家里脱排油烟机的油烟滤网有点破损了,需要重新买一个新的,打电话给该厂的售后服务部,售后人员却告诉我,此型号已经不生产了,所以配件也就停止供应了。这也就意味着等这一个滤网用

产品备件不能说停就停

沈开达

坏了以后,就只有连同整机机器一起换新的了。一个产品的使用寿命是有期限的,但同时我们也认为,在合理使用的寿命周期里,生产厂家理应保证它的配件继续生产和销售。最头疼的是这样的配件只有厂家能够提供,独此一家,别无分处,你跑中央商场这些维修点也没用。如今厂家的做法使得消费者不得不提前强制报废还能继续使用的产品,这是硬逼着消费者更换新的产品,这样的做法极其不合理。从生产厂家思路出

看过那么多电影,很少因为电影配乐而连着看第二遍的,《蓝》是其中的一部。通过这部电影知道了兹比格涅夫·普莱斯特,一位杰出的波兰电影配乐大师。在遇到波兰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之前,他只不过是在波兰克拉科夫地下艺术圈混迹的一个毛头小伙,可能很多人会把基氏称为伯乐,但我更愿意引用普莱斯特自己的介绍:“基氏不太懂音乐,但他知道(电影)此处需要段音乐,因此就任由我发挥。我与他之间好像有种无法形容的心灵相通。”正是凭借着这样的“心灵相通”,两人从1985年的《永无止尽》开始共合作了17部电影,1991年的《两生花》和之后的《蓝白红》三部曲让无数影迷所倾倒,但这一切都随着1995年基氏的离去而终止,他不仅带走了他的电影,还因此中断了我进一步了解普莱斯特音乐的机会,即使作曲家在1998年为纪念基氏创作了《亡友安魂曲》和继续为其他电影进行配乐,他的音乐在国内都很难寻觅到。更令我感到遗憾的是,竟然错过了2013年在上海举行的由普莱斯特亲自指挥的《蓝白红》20周年专场音乐会,而正是这场音乐会上海影迷、乐迷所带给普莱斯特的积极反馈,使得作曲家决

